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翻越高山

■海洋



插图：姜晨

烈日炎炎，地面犹如一个大蒸笼，似乎能把一切都蒸熟、烤透。滚滚热浪袭来，迷彩服早已被汗水湿透，轻轻动了动脚趾头，感觉作战靴里也满是汗水。

此时，我已经在草丛里趴了30多分钟。长时间不变的姿势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然而，谁也不知道目标会在什么时候出现，更不知道还需要在这里等待多久。

我用余光瞥向身旁的狙击手王一博。他和我一样汗如雨下，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只虫子悄悄爬到了他的脸上。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仿佛没有注意到天气的燥热和蚊虫叮咬，双眼紧紧盯着前方。

“来了！”远处，一人高的草丛中隐隐约约出现了几个身影。看到目标出现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
我以为枪响的那一刻即将到来，然而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王一博却在不断地瞄准、闭眼、再瞄准……动作反复循环。

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等待让时间变得漫长。目标在草丛中时隐时现，即将走出视野，我内心的焦急犹如这翻滚的热浪。

再不射击就没机会了！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突然，枪声响起，目标身上冒出缕缕烟雾。王一博先是深呼吸，然后捡起弹壳，带着我悄然退出“战场”。

“你刚才怎么犹豫了？”回到营

地，我说出了心中的疑问。

王一博腼腆地笑笑，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以狙击手的身份出现在“战场”上，经验还不够丰富。“我下次一定不会有丝毫犹豫，我一定会表现得更好。”

几年前，得知集团军即将组织狙击手集训的消息时，王一博毅然决定报名，原因如他所说：“我想成为一名一击毙敌、飒爽英姿的狙击手。”

理想固然美好。然而，跨专业、跨领域，从零开始，谁能想到这是一段无比艰辛的旅程。

就在王一博刚刚进入集训的那段时间，许多从没接触过的理论知识、操作技能、射击方法接踵而至，让他感受到了压力与差距。

从零开始，从头学习，从小学生做起。面对陌生的知识与技能，王一博铁了心要翻过这座困难的大山。

据枪训练，他把水壶挂在枪管上，即便是双臂酸麻到颤抖，他也咬着牙，能多坚持一秒就多坚持一秒；专注度练习，他准备了一个小台灯，每晚都在昏暗的环境下练“米粒穿针”到深夜；专业知识背记，他随身带着理论笔记本，只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背诵……

没有谁比谁更优秀，只有谁比谁更努力。在夜以继日地坚持下，这名狙击“菜鸟”的成绩突飞猛进，集训队的战友们都忍不住对他竖起大拇指。然而，一名优秀狙击手的标准没有那么容易达到，山的那边还有更高的山峰。

当看到同队的一名战友打出接近

满环的成绩时，王一博才意识到，进步快说明自己的起点低。从狙击手到一名优秀狙击手、金牌狙击手，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王一博向更高的目标发起了冲锋。负重奔袭、卧姿握枪、极限挑战……不管是什么课目，他总会比别人多练一点。遇到问题，他总会先通过理论知识进行推演排推，实在解决不了，他就跑到教练员身边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每一次实弹射击，他都详细记录子弹的弹着点，从而反推自己在射击时存在的问题……

时间很快来到了狙击手集训队的最终考核。王一博眯起眼睛屏气凝神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远方。

“砰砰砰……”枪声在山谷中回荡。当一切回归宁静后，王一博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此次集训第一名，终于实现了成为优秀狙击手的梦想。

回想那段时间，王一博让人感觉如同骏马一般，在层层山峦之中不断奔驰，越过一座山，再越一座山……

夜色降临，月光抚照大地。抬眼望去，山林之上的满天星辰异常璀璨。王一博怀抱着自己的狙击枪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心里已瞄向下一个目标。



海洋

记者心语
在平凡中寻找不平凡，用心观察生活中的动人瞬间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新兵连是军人成长的基石和摇篮。不同时期，军人在新兵连“淬火”的条件与地域不同。有的在南国，有的在北疆；有的在高山，有的在丛林……我的新兵连生活，是在一座海岛的一个山洞里开始的。

那年，我们舟车辗转，数天后才抵达一座海岛。乘上大卡车，向着重峦叠嶂的海岛深处驶去。接兵连长魏传义，迎着海风，站立在不断晃动的卡车上，用他那浓重的胶东口音，声音洪亮地宣布我们这些新兵将在山洞里接受入伍训练。

山洞开凿在群山环抱的海岛深处。数道厚重铁门，历经岁月洗礼，虽锈迹斑斑，却异常坚固。魏连长说，因岛上的训练设施建设还未完工，上级临时决定，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在山洞里完成入伍训练。

三个洞门开向不同的方向。外观，都是“独树一帜”的，内观，却是相连的。洞内，三个连队之间，是用水板钉上牛毛毡分隔。但实际训练生活中，大家都住在洞里，一个连的战友能清晰地听到另一个连战友说的话。

有时，晚上在洞里拉歌，一连这边刚唱“战友，战友，亲如兄弟”，那边二连“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”就接上了。这样你一句我一句，像唱山歌一样你唱我应。开始是一个连在唱歌，后来竟变成了三个连大合唱。这些青壮小伙子，嗓门似锣鼓般响亮，憋足了劲儿，合唱着一首歌。歌声在山洞里撞击回旋，大有破山击石、穿云破雾的气势。

在洞里训练生活，因为洞口小和过道狭窄的原因，营里在进出和队伍集合上，有明确要求：进或出，要排队有序，靠右前行；紧急集合，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出即可。

本来，在紧急集合的时间要求上，对我们比对洞外的战友相对宽松。但大家都是热血青年，谁也不肯落后别人半步。我们把这些日常的训练看得极重要，只要听到哨音一响，都会立刻惊醒，穿上军装，左手抱枪，右手缠绕背包带，边打背包边往外冲。

那时的海岛，交通极为不便，物资十

岛上的新兵连

■常树辉

分匮乏。这给我们的训练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比如烧火做饭，小艇运的煤分给我们三个连，烧不到一个月就用完了。没有火，就不能做饭。吃不了饭，就会影响训练。经上级同意，营里决定由指导员带我们上山砍柴。每次出发前，指导员的动员格外豪迈，掷地有声。他充满激情的话语让我久久难忘，尤其是那一句：建设我们美丽幸福的海岛家园。

出发前，大家整齐列队，昂首挺胸，精气神十足。基于保护生态和部队驻地环境的考虑，营里要求我们只能砍被台风吹断或枯死的树干、树枝。战友们每人领了工具，先乘艇出海，再登山砍柴。战友们散布在山林间，选准了树枝，挥舞着砍刀，刀光闪烁，树枝纷落。

数月后，我们分到了不同的舰艇部队和陆勤连队。我们是岛上第一批进洞训练的新兵，也是最后一批。因此，我们戏称自己是“山洞里走出来的水兵”。

斗转星移，时代变迁。如今，海岛新兵入伍训练设施场地和生活条件，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宿舍宽敞明亮，训练场地设施齐全，通讯方便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……当年上高山、下海岛、住山洞、拉煤和砍柴的经历已成为回忆，只能在天气晴朗时，我们也常爬到山顶，背倚苍松，迎着海风面向大海，大声地朗读和背诵。此情此景，成了那时我们新兵训练生活的一道独特“风景”，也成了我独特的军旅记忆。

登山记

■任盛儒

酷暑斗风雨，随遇而安，顽强生长，默默开放，把美丽献给滋养其身的大山。这样想着，一股敬意油然而生。

休息之后，我们顺着山路从侧面继续攀登，很快便来到一片山间平地。我立于此处，转过身看来路，深深浅浅，曲曲折折。山草晃动，雾气升腾，人仿佛置身于半空之中。至此，约莫攀过全程三分之一。

平地以上是峭壁，高有十来米，也呈阶梯形，仰望令人敬畏。峭壁上有个小山洞，自峭壁顶到洞口，必须横越石阶，宽度仅容一人。我身贴石壁，屏息凝神，小心翼翼地挪了过去，再爬过斜坡，就是洞口所在。洞口被碎石堵住了一半，洞顶垂着野草，像一层天然的帘幕。冷气自洞内飘出，凉风习习，让人觉得凉爽惬意。

“……我们在太行山上，山高林又密，兵强马又壮……”歌声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到对面山头。远远望去，苍松翠柏，郁郁葱葱。满山绿树沐浴着夕阳，树木之间，是牧童正赶着山羊、唱着歌。咩咩声与歌声回荡山谷，像是催促牧童回家，

渴了，就坐在地上，“咕咚咕咚”仰头灌上半壶凉白开。饿了，靠在石头上，大口吃上几块用油纸包好的干粮。休息时，连长还允许我们到海滩上玩水嬉戏。那时的场景，至今想来，仍是回味无穷。

烧火和帮厨，也时常考验着我们。广东、广西的战友很少烧煤，帮厨时经常被煤烟熏染成大花脸；江西的战友很少烧柴，经常被柴火熏得泪流满面；年纪小的战友，很少做饭，经常被锅里飞溅的油滴烫出水泡，或被菜刀划破手指。

那时，我们没有专门的食堂。就餐也比较随意——所有人坐在洞门外一片不大的山间空地上吃饭。班长端着菜盆，逐个分给战友们，然后大家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。或倚靠在山腰松树下，或坐在山脚下的石头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熟悉的位置。边吃饭，边和战友分享训练与生活，远望山间风景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些时刻是愉快的放松。

我们写信、看书、学习，大多是在山上完成的。因为没有场地和桌椅，战友们休息时间写信，除可以趴在硬床板上写之外，还可以到山洞外的半山腰上去写。我时常和战友们结伴来到半山腰，你选一块石头，我选一块石头，席地而坐，趴在石上写家信、报平安。星星点点的迷彩，散落在山石之间，或静思凝神，或“唰唰”书写，或看书背条令。休息日天气晴朗时，我们也常爬到山顶，背倚苍松，迎着海风面向大海，大声地朗读和背诵。此情此景，成了那时我们新兵训练生活的一道独特“风景”，也成了我独特的军旅记忆。

数日后，我们分到了不同的舰艇部队和陆勤连队。我们是岛上第一批进洞训练的新兵，也是最后一批。因此，我们戏称自己是“山洞里走出来的水兵”。

斗转星移，时代变迁。如今，海岛新兵入伍训练设施场地和生活条件，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宿舍宽敞明亮，训练场地设施齐全，通讯方便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……当年上高山、下海岛、住山洞、拉煤和砍柴的经历已成为回忆，只能在天气晴朗时，我们也常爬到山顶，背倚苍松，迎着海风面向大海，大声地朗读和背诵。此情此景，成了那时我们新兵训练生活的一道独特“风景”，也成了我独特的军旅记忆。

心香一瓣

用心记录多彩时光

河北获鹿县，今称石家庄鹿泉区。1986年在那里登山的经历，虽已近40年，仍让我感觉历历在目，犹如昨天。

那天下午，我与亲友下车后径直奔往山脚。儿子鹰飞兴奋不已，跑在我和战友喊军旗前面。山脚路缓，我们踩石而上。山石大小不等，大的状如卧牛，小的形似鹅卵，都是巨岩长年风化所致。石块散布于途中，形成自然台阶，身稍前倾即可攀登。这一路上野草丛生，其间夹杂着灌木，远处、近处不断传来虫鸣、鸟鸣的声音。

走着走着，鹰飞抬头望向左侧山腰，突然惊呼：“看那儿，有花儿。”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，只见崖缝中有3株兰花盛开，在山风的吹拂下，轻轻舞动，像是在鼓励我们攀登。深山兰花长于崖壁，战



致军校学员

■莫素娥

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
一曲盛大的乐章，澎湃昂扬
宣读过忠诚与不悔的誓言

炮灯号响起，月光治愈了酸疼
边塞诗、线性方程组、稳恒磁场……
文字与符号，在夜晚跳着舞蹈
一同入梦来的，还有
铁马冰河，金戈与鼓角

四季不知疲倦，春醒冬复去
伸手触摸与云层并肩的梦想
始终不曾忘记
对远方和边塞的渴望

风吹展映山红的花瓣
也拂过日渐坚毅的面庞
列队而出，如山般巍峨
在深远的夜晚，在无人的角落
为蜕变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

这一路的伤痕
成为烙印在身的荣耀勋章
时光在翻书的指节中流转
最初的盛夏亦如今天的盛夏

背上行囊
如蒲公英般撒向祖国大地
奔赴新的战位，在密林与山巅
在船头、马背与海浪之上
在每一个战位上，闪亮

“候鸟炊事班”

■韩成 张睿钊

重，伙食保障任务更重，钟沈铨总是想方设法把不多的空闲时间一挤再挤，研究这些书籍。

战斗班需要不断变换训练场地，保持练兵的“新鲜感”。对炊事班而言，换一个“战场”也要换一套“战术”。大漠炎热干燥，菜品宜清淡不宜油腻；高原气温低，要多给战友补充热量，增加碳水化合物。天气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官兵的食欲，要根据季节和气候及时调整食谱。即便在同一地域，不同阶段伙食保障形式也不同。对抗训练间隙可以制作精致一些的食材，对抗训练激烈时就要以管饱营养的快餐为主。

炊事班的忙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伙食保障能够及时跟上官兵的练兵步伐，让全营战友们吃好、吃饱、吃出健康，这样训练起来才有劲儿，才能打出好成绩。

戈壁的正午，炊事帐篷内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。对于炊事员袁祥林来说，准备午饭是最考验耐力的时刻。站在锅灶前起锅烧油、挥铲翻炒，炉火掀起阵阵滚烫的热浪，烤得脸生疼。一顿饭做完，脱下围裙，汗水已经湿透了迷彩服。冬训时，帐篷又像个冰窖，边炒菜还得边跺脚取暖。袁祥林个头不高，但块头很大、臂膀坚实有力，这与他的工作岗位是分不开的。

钟沈铨和战友常用“候鸟炊事班”来比喻自己的生活。他们希望跟随部队不断向实战练兵的远方迁徙，经风沙、长见识、强本领，支持官兵在不同训练中不断进步。去年，该营炊事班荣立集体三等功。今年野营驻训，钟沈铨又获得“党员先锋岗”的荣誉。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每年夏天，某黄河滩涂湿地，会有众多候鸟远道而来，在这里繁衍生息。

每年同样的时节，距离滩涂数十公里的茫茫戈壁滩上，卡车载来数不清的迷彩身影，在这里战风沙、斗酷暑，在苦练中增强本领。

每每途经这片绿意盎然的滩涂，看到从水草间成群结队起飞的候鸟，陆军某部某营炊事班班长钟沈铨总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观赏一会儿。候鸟远飞，是为了寻找水草肥美的居所。军人不远千里向荒漠戈壁进发，是为了寻找最佳练兵场。在钟沈铨看来，他们和这群候鸟格外像。该营近年来频繁辗转南北，远赴不同演兵场联战联训。作为该营的炊事班班长，钟沈铨感到非常自豪。

草原、戈壁、大漠……钟沈铨曾粗略计算过这几年炊事班跟随营里参加演训的行军里程，有近2万公里。这数字背后，有炊事员起早贪黑的忙碌，也有他们精益求精探索伙食保障的默默付出。

钟沈铨的迷彩服上衣兜里，总是装着一个笔记本，里面工整地记录着各类食材的烹饪方法，各地主食、南北菜品、营养搭配等，还有主副食改良的经验总结和官兵的建议，像一个健康饮食锦囊。每天忙完官兵一日三餐的空隙，钟沈铨喜欢钻研烹饪，学习菜品做法。每次远行，除了锅碗瓢盆，他还会把那些烹饪书籍带上。野外驻训时间紧，任务



长征

第六一九九期



林间清溪(油画)

韩光新作